

驳谎言制造者

人民出版社

22.73
106
1

驳 谎 言 制 造 者

人 民 出 版 社

驳谎言制造者

*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印张 49,000字

1977年10月第1版 197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447 定价 0.22元

目 录

驳谎言制造者……………史宇新(1)

——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

“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

……………谭其骧、田汝康(29)

历史的见证……………钟民岩(52)

——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

插图：奴儿干都司附近卫所形势图……………(61)

明代奴儿干永宁寺附近形势图……………(62)

永宁寺碑……………(73)

重建永宁寺碑……………(74)

附录：永宁寺记……………(75)

重建永宁寺记……………(78)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新华社记者述评(81)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新沙皇的梦呓……………新华社记者述评(86)

驳谎言制造者

——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

史宇新

近两年来，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齐赫文斯基和贾丕才、科学院院士纳罗奇尼茨基、通讯院士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在苏修头目的指使下，就中俄边界的历史问题，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出版了许多书籍。^①他们背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中俄关系史的英明论断，为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辩护，说什么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从来不属于中国，而是俄国人“开发”的无主土地；说《尼布楚条约》是中国逼迫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把鸦片战争后沙俄强加给中国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描绘成平等条约；把沙俄割占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

① 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贾丕才：《证实真相的文件》，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苏联《消息报》；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二卷，一九七二年出版；纳罗奇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远东国际关系》，一九七三年出版；别斯克罗夫内：《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纳罗奇尼茨基：《论十九世纪俄国在远东的对外政策史》，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等等。

南地区说成“从未隶属”中国。他们甚至把沙俄侵吞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大片中国领土说成是“部分地收回了”清朝“从俄国夺去的领土”，为苏修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他们还歪曲当前中苏边界谈判的真相，把两国关系不能改善、边界谈判不能取得结果的责任栽在中国身上，煽动反华歇斯底里。我们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苏修这些谎言和挑衅。

一、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 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苏修在文章中声称，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俄国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发”的土地，在此以前，这里“不属于中国”，“不受任何人管辖”，“没有中国人居住”，辽东半岛以北的广大地区“没有划入明朝和清朝的版图”，等等。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历史文献证明，至晚在公元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政府就设置了行政机构，管辖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室韦族和靺鞨族。《旧唐书》记载，唐朝设“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①在室韦族居住的地区，唐朝政府设立了室韦都督府；在靺鞨族居住的地区，唐朝政府设立了忽汗州都督府和黑水州都督府（黑水即黑龙江）。黑水都督

① 《旧唐书》，第三十八卷。

府下设的勃利州就在今天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十世纪,中国辽朝把室韦、靺鞨等族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并设有五国部节度使,管辖黑龙江下游一带。十二世纪,金朝在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分别设置蒲与路、胡里改路 and 恤品路(路是当时行政区域的名称)。十三世纪,元朝在上述地区也设置了开元路和水达达路。

十五世纪初,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理分布在这一带的蒙古、女真、吉里迷等族人民。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首任负责官员是康旺和王肇舟。在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所在地黑龙江口附近的特林,设有驻防军戍守,都指挥使司下设四百多个卫、所,其中有设在兀的河(今苏联乌第河)的兀的河卫,设在精奇里江上源古里河(今苏联基柳依河)附近的古里河卫,设在双城子(今苏联乌苏里斯克)的双城卫,设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斡难河卫,设在囊哈儿(今苏联库页岛郎格里)的囊哈儿卫,等等。卫设有卫指挥使,所设有所千户,由明政府给与印信,执行明朝法令,服从征调和按期交纳赋税。明朝对上述地区的管辖,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并且有明政府于一四一三年和一四三三年在特林建立的两座石碑为证。这两座石碑,记载着明朝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和管辖这个地区的情况。

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女真族(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及其建立的后金(一六三六年改称为清)政权,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疆土。居住于额

尔古纳河、精奇里江一带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族，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黑龙江下游和沿海地区的费雅喀、鄂伦春族，以及尼布楚一带蒙古族的茂明安部等，先后归附后金。他们有的被直接编入满洲八旗，称为“新满洲”，有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①并定期向后金交纳赋税。

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在十七世纪中叶俄国第一批“新土地发现者”侵入黑龙江流域近一千年以前，也就是基辅罗斯建立前一百多年，这一地区就已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从那时以来，一直由中国历朝政府所管辖。不管苏修篡改历史的本领多大，这上千年的历史是勾销不了的。

苏修还喋喋不休地谈论柳条边，说什么它是清朝的“北部疆界”，这完全是无理取闹。柳条边也叫做“盛京边墙”。^②柳条边外也是中国领土，受宁古塔将军和内蒙王公管辖。^③清朝在辽河流域设置柳条边，是为了保护清朝皇室的所谓“发祥之地”，不让柳条边外的人民自由进入盛京地区；同时由于柳条边外有皇族的围场和采集人参、珍珠等贵重物品的禁区，所以也不让柳条边内的人民自由流动到边外去，以保证皇室的利益。所谓“柳条边”，就是盛京和宁古塔、内蒙古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县有县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二七一卷，舆地三。

② 《大清一统志》，第三十九卷。

③ 《清乾隆实录》，第二四三卷。

界，省有省界，这是一般常识。苏修指鹿为马，硬把柳条边说成“国界”，这只能表明他们伪造历史的技穷罢了。

苏修还说什么满族不是中国人，清朝是外国对中国的统治。他们为了替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辩解，连起码的常识也不顾了。大家知道，满族一直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满族的祖先是肃慎，汉魏时演变为挹娄，南北朝时成为勿吉，唐代称为靺鞨，辽以后称为女真，到清代改称满族。《八旗通志》中的《八旗满洲谱系》记载了六百二十五个满族姓氏，他们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等地，其中居住在黑龙江南北的姓氏有一百三十九个，占五分之一以上。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许多山川地名，也是满族人取的。例如外兴安岭，“兴安”就是满语，意思是“极寒处”；黑龙江下游有名的奇集湖，“奇集”也是满语，意思是“海参”；“乌苏里”也是满语，意思是“天王”；乌苏里江以东的锡霍特阿林山脉和尼满河也都是满语，“锡霍特”意思是“牲畜稀少”，“阿林”是“山”，“尼满”意思是“山羊”。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曾经指出：“它（按：指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这句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满族是中国的民族，黑龙江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有时由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建立政权，有时由那个民族的统治者建立政权。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中也是常见的。把满族统

治者建立的清朝硬说成是外国对中国的统治，这是何等荒唐！其实在俄国沙皇中，真正的外国人倒是有的。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苏联早期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写道：“从十八世纪中叶起，俄国的统治者虽然自称是罗曼诺夫家族，他们却是德国霍尔斯坦公爵们的后裔。”^①如果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罗曼诺夫王朝是外国对俄国的统治，那自然是可笑的，更何况满族本来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什么外国人。

二、《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 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本来与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沙俄越过乌拉尔山，迅速向东扩张。十七世纪中叶，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利用清军主力入关的时机，窜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强占尼布楚、雅克萨等地，杀戮居民，焚烧房屋，捕捉“人质”，“勒索他们所能勒索到的一切”，^②按哥萨克的“习惯”强行“分配”被掳去的妇女，甚至灭绝人性地吃人肉，到处

①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一九三三年伦敦版，第一册，第四二页。

② 格鲁兹道夫斯基：《滨海—黑龙江地区》，一九一四年海参崴版，第六二页。

刮起“血腥的、毁灭一切的风暴”，^①把美丽富饶的黑龙江两岸，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苏修笔下的“新土地发现者”，同十六世纪征服美洲印地安族印加帝国，以残酷、贪婪和背信弃义闻名世界的西班牙殖民者毕萨罗一模一样，是一伙无比凶残的殖民强盗，是“典型的俄国毕萨罗”。^②

面对沙俄的疯狂侵略，中国当地各族人民奋起抵抗，并请求清朝政府出兵驱逐入侵者。一六五二年和一六五八年，清军两次讨伐入侵的哥萨克军队，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侵略势力一度肃清。不久，中国南方发生变乱，沙俄趁清军南下、东北边防减弱的机会，又到雅克萨筑城盘踞。清政府多次抗议无效，于一六八五年再次出兵驱逐侵略者，同时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沙俄由于军事侵略未能得逞，同意举行中俄谈判。俄国政府训令全权代表果罗文，要他提出以黑龙江或牛满河（即布列亚河）或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为界，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就以雅克萨为界，如清朝政府仍不接受，俄军可以撤出雅克萨。沙皇政府还指示果罗文，必要时沙俄侵略军可以撤出包括石勒喀河流域在内的整个达斡尔族地区。清政府获悉俄方同意谈判后，立即无条件停战，把包围雅克萨的清军主动撤到瑗琿，并指派索额图为谈判代表。一六八八年康熙训令索额图说：“尼布楚、雅克萨、

① 洛巴金：《滨海地区民族志》，载《滨海地区的自然和经济》，一九二三年海参崴版，第一部分，第一四三页。

② 《巴赫鲁申著作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一五四页。

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①但不久中国北部地区发生准噶尔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纷争，康熙为了应付国内变乱，防止沙俄与准噶尔的叛乱头目噶尔丹勾结，希望早日与沙俄达成妥协，因此又训令索额图说：“彼使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②一六八九年八月，两国全权代表在尼布楚举行谈判，九月七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这个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俄方同意把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军队撤回本国，清朝方面允许将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沙俄，还同意在乌第河地区暂不划界，另行议定，并给予俄国以通商利益。综上所述，《尼布楚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如果说这个条约割让了土地，那也是中国割给了沙俄，而不是沙俄割给了中国。

苏修现在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尼布楚条约》是清朝强迫沙俄签订的，是“不平等关系的具体表现”。他们简直是当众撒谎，不惜自打耳光。一九七二年苏联出版的、由齐赫文斯基主编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中，就记载了沙俄全权代表果罗文因签订《尼布楚条约》有功而受到沙皇“钦命予以嘉奖”从而升官晋爵的事实。如果果罗

① 《清康熙实录》，第一三五卷。

② 《清康熙实录》，第一四〇卷。

文是一个签订了屈辱条约的代表，怎么会成为有功之臣、受到沙皇如此优厚的奖赏呢？又如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写道：“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主编的《外交辞典》也强调说，尼布楚的中俄边界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约巩固并扩大了两个邻国人民的和睦关系”。这里用得着一句俄国谚语：“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

为了否定《尼布楚条约》的法律效力，苏修竭力渲染该约的各种文本“措词不同”，并断言对条约的文句“甚至在当时也感到难以理解”。《尼布楚条约》有三种文本，其中满文本和俄文本都未经双方共同签字，只有拉丁文本是由双方共同签署的正式文本。虽然几种文本的字句略有出入，但是，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凡流入黑龙江的大小河流都属于中国，这一主要内容在所有文本中都是规定得清清楚楚、完全相同的。例如，在该约的各种文本中，作为两国边界的山脉虽有“石山”和“石大兴安岭”等不同名称，但无论哪一种文本都明确规定，它是流入黑龙江的各条河流和山北各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因此，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同一条山脉，即外兴安岭。苏修信口开河，硬说两国分界的山脉“在条约中规定得不十分明确”，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不值一驳。《尼布楚条约》的文句即使再“不明确”，也不能把山说成河，把中俄边界从外兴安岭南移到黑龙江。

苏修还抓住何秋涛《朔方备乘》中“使东北数千里未入中国之地，咸归版图”这样一句话，断言出自清朝“军机处”给康熙皇帝的奏折，洋洋得意地宣称满洲人承认他们通过《尼布楚条约》占据了从来不属于中国的土地。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军机处是康熙的儿子雍正即位十年后（一七三二年）才成立的一个机构，康熙朝还没有军机处，怎么会有军机处的奏折呢？苏修引用的这句话，据《朔方备乘》说，是出自清议政王一六九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奏折，这个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七三一年清政府根据原始档案编纂的《康熙实录》中，全文刊载了议政王的同一个奏折，里面根本没有这句话。恰恰相反，这个奏折开头就说：“罗刹（指沙俄侵略者）潜据雅克萨诸地，扰我虞人三十余年矣”，明确指出了沙俄对中国领土的野蛮侵略。苏修引用的《朔方备乘》一书也着重指出：“俄罗斯国越我边界，窃据尼布楚、雅克萨诸地，扰害附近居民”。又说：“尼布楚城本中国属地，康熙二十八年定界时割隶俄国”。类似的记载，全书不下二十多处。苏修故意对《康熙实录》所载议政王奏折和《朔方备乘》中的大量史料视而不见，却死抱住一句不符合事实和奏折原文没有的话，企图篡改历史，一笔抹煞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事实，只能是枉费心机。

值得注意的是，苏修还把一七二七年签订的、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也说成是“不平等”的，硬

说清朝中国通过这个条约“又夺去了俄国的一部分土地”。事实恰恰相反，沙俄使用行贿手段收买清朝官员，^①通过这个条约为自己取得了巨大的领土利益。当时签订这一条约的沙俄特使萨瓦在给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一世的奏折中就承认，根据这一条约，沙俄获得了以前俄国人未曾领有过的土地。^②他的随员也毫不隐讳地说：“这个新确定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俄国领土实际上扩展到蒙古境内好几天的里程，在有些地段甚至达几个星期的里程。”^③

《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从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的中俄中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边界。请问，你们这样起劲地叫嚷《布连斯奇条约》使沙俄失去了“一部分土地”，是不是打算有朝一日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收复“失地”呢？

三、沙俄入侵以前，中国西部边界 原在巴尔喀什湖

苏修对中俄西段边界的历史，也极力歪曲。他们公然说，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割占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过去“实际上没有受中国管辖”，甚至说这些地方

① 嘎恩：《清初中俄交涉史》，一九一二年巴黎版，附录，第六十三。

② 嘎恩：《清初中俄交涉史》，一九一二年巴黎版，第二一九页。

③ 巴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一九四九年纽约版，第二九页。

“从来没有隶属过清朝帝国”。

众所周知,远在公元前六〇年,中国汉朝就在包括伊犁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乌孙、大宛,帕米尔地区的无雷等,都属西域都护管辖。当地各民族首领,上自王侯,下至城长,都由汉朝政府发给印信。汉朝还在乌孙赤谷(今苏联伊塞克湖东南岸)等地区驻兵屯田。^①

七世纪,唐朝置安西大都护府,其后又增设北庭大都护府,在这两个大都护府下面,设有濠池、昆陵等都护府和许多都督府及州县,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楚河流域和帕米尔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楚河流域的碎叶,是唐代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帕米尔及其以北地区,唐朝设有乌飞州、至拔州等都督府。唐在西域并驻扎大量军队,其中“有保大军,屯碎叶城”。^②在帕米尔高原,唐朝也设有军事机构,称为“葱岭守捉”。^③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把西域改称为新疆,设置了以伊犁将军为首的行政机构,管辖包括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和巴尔喀什湖直至帕米尔等地的军政事务。在这些地区内,清政府建立了许多卡伦(即哨所),实行严格的巡逻制度,定期派遣官兵前往楚河、塔拉斯河、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等处巡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方

① 《汉书》,第六十九卷;第九十六卷上、下。

② 《新唐书》,第四十卷。

③ 《新唐书》,第四十卷。

签字代表巴布科夫坦率承认：“这些队伍的巡逻路线形成了包括七河边区和外伊犁地区的东部（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在今苏联哈萨克、吉尔吉斯境内）的一条特殊路线”。^①清朝还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开展屯田，楚河上游一带就是当时的“屯种之所”。^②清政府准许归附它的哈萨克人和布鲁特人进入这些地区游牧，每年向他们征收赋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③这些历史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连帝俄时代的《大百科全书》也明确地承认，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④

苏修还把清朝初期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厄鲁特蒙古族的准噶尔部，描绘成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把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中央政府统一新疆地方说成什么“满洲中国征服者”“征服”了准噶尔，开拓了“新的疆土”，真是荒谬绝伦。

厄鲁特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十五世纪初，明朝封厄鲁特蒙古（当时称为瓦剌）的几个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⑤并任命瓦剌首领的属下人员为都指挥使、都指挥僉事、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十七世纪中叶，清朝

① 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九一二年彼得堡版，第一六四页。

② 和瑛：《三州辑略》，第八卷。

③ 椿园：《西域闻见录》，第一卷，第一〇页。

④ 帝俄《大百科全书》，一九〇三年彼得堡版，第七十六卷，第八〇五页。

⑤ 《明实录》，第六十四卷，第六页。